

大象学人随笔文丛①

教书人手记

A Teacher's Essays

宁宗一 / 著



大象出版社



大象学人随笔文丛①

教书人手记

A Teacher's Essays

宁宗一 /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象学人随笔文丛:教书人手记/宁宗一著.—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2.9

ISBN 7-5347-2784-7

I. 教… II. 宁… III. ①宁宗一—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8146 号

责任编辑 辛卫理

责任校对 霍森靖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79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19.10 元

序

刘泽华

宗一兄昵称他的少子曰“热闹”。其实他本身的经历才真正充满了“热闹”。何谓“热闹”？《现代汉语词典》有解：1.（景象）繁盛活跃；2. 使场面活跃，精神愉快。简缩一下，“热闹”意味着繁盛、活跃、愉快。回首宁兄的“教学人生”，应该说有不少苦涩与尴尬，但与这些相伴的则是睿智、问题、思索和新视角。如果翻开他的履历表，其经历之简单让人有一种空旷之感，他的行踪除了课堂，还是课堂；身份一直是一位平民教师，最大的“官”也不过教研室副主任以及校、系学术委员之类的散差。他真像一头牛，在课堂上苦苦地耕耘了近五十年。聆听过他教诲的弟子何止三千！宁兄的教学与人有所不同，他把风和火带到了课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把心灵、情感吐露无余。再加上他高八度带韵律的京腔，流畅而富有哲理的辩才，水乳交融式的引经据典，以及潇洒的风度，不知倾倒了多少少男少女！有人说老宁有“霸气”。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霸”，宁兄一没有权，二没有势，何来之霸？有点儿费解，既然有人这么说，我想一定事出有因。以我看大约与他好辩、好争、语言犀利有关。以温文尔雅的尺度去衡量，高嗓门再加犀利，的确与霸气有难分之处，由是而带来的误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实而论，只要不用权力压人、整人，言词有点“霸气”，未见得是一件坏事。最讲中庸之道的孔孟，其言语中的霸气还少吗？墨子讲讲兼爱，孟老夫子就说人家无君、无父，是禽兽。我看宁宗一再霸气也没有到这一步吧！宁兄的霸气充其量不过是尖锐、明快和有针对性而已。文章不妨有点霸气，这比那些不露眉目、吞吞吐吐的文章要好得多！

宁兄是一位有棱、有角、有个性的人，因此所到之处都会带来话题、带来争论，有说不尽的热闹。有过教学经历的人都会知道，能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这必须有才、情、真做底。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一篇论戏曲史的巨文在《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出，且不说在文史界的影响，在南开大学足以使人翘首。在我的记忆中，南开人能在大报上整版刊文的是极罕见的，在青少年中大约是从没有过的事。这本身就会有极大的轰动效应。那时我辈对大刊物上的大块文章有一种“拜物”情结，自然对作者也会油然而起敬。那时我们还不相识，我请人指点，没有想到，人如其文一样地修长、洒脱、标致，以至使我这个乡巴佬不敢前趋。

我请他的数十年的同科同事（也是他的领导）概括一下宁兄的人生特点，这位先生脱口而出：“两用人才。”何谓“两用”？即运动来了做“靶子”，搞业务时为骨干，而且是轮番不已。我们过来的人都知道，不是人人能反复被“两用”的，只有那些有业务专长者才能受到“一批二用”；另一方面，打趴下后把棱角磨光了，失去了个性，很难不入平庸，一平庸，自然下一轮就不会当“靶子”。“两用人才”也是“两难人才”，一是人才难得，二是个性难得。据说，宁兄在挨整时，他能做到只谈自己，从不“咬人”，也不谄过，所以运动过后他的人格并不臭。他也会检查自己，也要继续革命，因此，也写过以“小修”批“大修”的文章。现在说起来不免有点滑稽，但在当时是十分严肃的。我深信他写这类文章不是玩世，而是出自那时的理念。说到宁兄当靶子，原因可能多多，以我的观察总与他的“违时”与“狂”有关。

就实而论，宁兄说不上是大狂，在更大范围内还挂不上号，但在南开大学是有名的。“狂”这个词多为贬义，但如果说“狂生”、“狂直”，还有“狂言”，在很多场合可以作偏正词用，宁兄的狂大抵均在这些范围。你看，如果不狂，何以能当“白旗”？不狂，何以会成为“裴多菲俱乐部”（南开大学“四清”中的重要事件之一）的要

员？不狂，何以能成为少年“牛鬼蛇神”？不狂，何以敢说“《金瓶梅》代表着中国小说史的一半”？不狂，何以敢质疑大师？不狂，又何以敢任“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会长？武侠小说是不入学院派的文学史的！他还有许多狂事、狂言，不一一列举。其实，捋一下历史，再回头看，他的狂只不过比我这样的人快走了一步或半步而已。然而在“齐步走”的岁月里，谁敢先走一步或半步，就面临出列而被视为违规的危险。枪打出头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宁兄被打无疑在情理之中！

说到学问，尽管我与他都在“史”的大范围内，但科系不同，故不能议一二。不过我有一点感觉，宁兄的学问重在回归文本，追寻心灵，因此于往学大抵是“学一半，撇一半”，剩下的则留给了自我，因此，他的文章决不落套，不泥古，心灵伴随着行文而跳跃。他爱写长句子，我想这可能有西语译文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刹不住思绪奔腾的激流，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势不可止所致。

宁兄如同一池清水，明澈见底。同他交道无须打哑谜，最便当的是“一竿子到底”；而他坦白时也会把心亮出来，如他纪念李何林先生的文章《灵前的忏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颗颤抖的心。他对自己的言行之“混”和盘托出，把自己定在“混小子”之列。我们这些过来的人不是人人都有勇气敢面对往日之“混”的，相反，很多人常常用往时之“混势”来开脱自己的“混行”、“混言”。固然时势造就人，“混势”比“混从”更厉害，但“混从”者不知幡然自醒，在忆及往事时拍拍屁股就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不能说是负责任的表现。可惜，这种拍拍屁股就走的人实在太多了。

文写到这里本想打住，但欲止不能，对宁兄的爱情故事不能不说几句，因为这在他的人生中格外显眼，差一点因此丢掉一位大教授。他的爱情故事不是一般的热闹，足可以写一部小说。据我所知，已有报告文学问世。我这里只能长话短说。宁兄的情爱世界犹如汹涌的波涛，浪花四溅，沸沸扬扬，使人眼花缭乱，曾招来数不

清的议论和非议。情感中有否是非？我想是有的，但谁又能全说清？历史上的大清官都断不清，现代的法官理还乱。如何理清爱情中的是非似乎是一个向人类智慧挑战性的问题，留给大哲人去解决吧！于宁兄我只想说一点，这就是宁兄跌宕起伏的爱情是有序的，用俗话说，他从来不做“吃着碗里，占着锅里”的事，用现代的词，他没有充当过第三者。还有，他不在师生之间介入情爱。孔子惟酒无度，但不及乱；宁兄任情，但也不及乱！

宁兄在爱情上的风度可谓情怀激烈，世人所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宁兄为此有过英雄主义的悲怆之举。他同小荣的忘年之恋，也属骇世惊俗之行。对他们的恋情我有所闻，也多次遇到这位妙龄少女与我这位花甲少年老兄比肩漫步，或翩翩起舞，但我作为老朋友却不敢去问一二。因为我不知道该是去劝阻，还是去促成？我知道他们结婚，但也没有去道贺，因为我依然不知该说什么。我有意回避，原因是，一方面自知不宜对忘年恋品头论足，另一方面又怀疑我这位老兄是否缺少了责任感，有捉弄少女之嫌？大约他们猜到了我的心思，于是双双来到寒舍报喜。使我意外的是这位少女首先开口。她说：你们是老朋友，我要直言相告：是我仰慕宁宗一，是我向他求爱，我做了一切准备，非他不嫁！他是被动地接受了我这份爱情！小荣的坦诚剖白使我的疑问一下子释然了。从那以后，我称小荣为嫂夫人，他们的爱情结晶“热闹”出世后，我则在热闹上加热闹，戏称“小皇上”，改称嫂夫人为“太后”。因为宁兄是大清帝国的皇族出身！

让我们回归文本，来品味宁兄的《教书人手记》吧！

2001年6月28日

目次

序	刘泽华
---------	-----

教学手记

当代意识:一种学术立场	3
关于“回归文本”的断想	7
透视心灵文本	10
文学史构成:一种模式,一种规范	12
重写文学史:从呼唤到实验	17
世界文学史格局中的中国文学史	21
倾听民间回声	23
关注夹缝时代	27
宏观与微观:合则兼美	30
观念与方法的更新	34
分化与深化	37
且说概念与术语的更新	39
文学史家的风度	42
为“学院派”一辩	45
重读名著实验(一)	
——《汉宫秋》第四折心解	48
重读名著实验(二)	
——《高祖还乡》心解	51
考据,不应遮蔽审美视线	
——读陈寅恪《读〈莺莺传〉》	54
进行一次考据的实验	
——给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挑一个小错	57

21 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流?

——质疑季老	59
《名著重读》跋语	64
“随笔热”中试随笔	66
结束教书生涯前的自白	69

我和老师

灵前的忏悔

——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79
-------------------	----

附:买竹竿暖瓶始末	86
-----------------	----

书生悲剧

——长忆许政扬先生	89
-----------------	----

附:淘书况味	111
--------------	-----

我和学生

由王朔评金庸想到的	119
-----------------	-----

尘世的倒影与升华	130
----------------	-----

把《金瓶梅》研究从狭窄的空间解放出来	141
--------------------------	-----

别一种灵魂的透视	144
----------------	-----

“学院派精神”的学术实践	149
--------------------	-----

百年辉煌

——关于元杂剧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156
-------------------------	-----

戏曲史是更替史	171
---------------	-----

文学语言的魅力	183
---------------	-----

诗国经典	188
------------	-----

我和同道

梦里乾坤

——《傅正谷梦文化研究讨论会暨首届中国梦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	195
送别继馥	
——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序	199
两条平行线的对接	
——读来新夏文史随笔	204
探寻心灵的辩证法	
——读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兼论心史之研究	208
倾听民间的心灵回声	
——研究通俗小说的意义	219
整合和发现:21 世纪《金瓶梅》研究的新起点	225
门外人语	
——吴裕成《中国的门文化》读后跋语	238

我和名著

政治史的战争风俗画	243
刚性的雄风	250
智慧的较量	265
奇异的情欲之旅	272
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278
演绎新的故事	297
小说家的文化反思	304
心灵的绝唱	308
附:追寻心灵文本	
——解读《红楼梦》的一种策略	314
渴望真诚	
——《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读后感言	323
《关汉卿》四十年祭	326

我和武侠

心灵花园的导游	
——《古龙小说章评本》总序	333
卧龙生印象	
——《卧龙生真品全集》总序	341
《新派武侠精品评点丛书》总序	350
后记	354

教 学 手 记

当代意识:一种学术立场

有人说,文学艺术都是主观化、个人化的,这其实并没有错,起码是“深刻的片面”。进一步说,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建构又何尝不是极具主观化、个人化的呢?

和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建构的主观化、个人化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现代精神或曰当代意识的问题。1990年在桂林召开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上,《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在同行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代意识”作了一个概括性的界定:如果说历史意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尊重历史的真实和厚重的历史感的话,那么当代意识实质上是研究者主体的一种现实精神和科学性要求。强调历史意识不等于也不可能复原历史,事实上,提出“向历史本来面貌逼近”可能更显得明智。是的,当代意识乃是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悟性和思辨力,也包含了对真理的信仰与追求,以及作为一名学者所应有的独立品格和学术尊严。我曾在一些场合和文章中不断强调过:重写文学史,绝非要写一部“修正史学”、一部“平反史学”,而是应当站在当代的文化立场上,提供一个重新认识文学历史现象的新范式。以当代意识重构文学史的提法是否成立,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文学艺术领域,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不同的文学史家眼中就更仁智相异,而且进一步有了“说不尽”和“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之说。因此,文学史家怎样客观、公允,他所描述出来的文学历史图像,必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学者的学术个性以及观照方式乃至独有的操作程序。许多学者都谈及这一问题。王晓明先生指出,假定有十位文学史家,同时写某一时期的文学史,我可

以断言,他们越是富于才华,写出的文学史就会各不相同。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十部文学史的差异还会大大增加。他还说:人们常用“公允”、“客观”这类字眼来称文学史著作,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文学史家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公允和客观(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237页)。赵鑫珊先生也表明自己撰述艺术史的观点:“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当代人抱着当代意识写给当代人看的。”(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第1页)对此,朱学勤先生说过一段很实在的话:“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总是在影响这代人如何理解以往的历史。兰克和他的学派当然可以要求纯客观,但未必能够做到纯客观。人们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也许朱先生同样担心别人对他的误解,所以他特意又补了一句话:对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不能作实用主义解,以此放言无忌,任意曲解历史,他只不过公开承认一切历史著作的局限,以及写作者走不出自己皮肤的一份无奈(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第10页)。而法国的一位专家雷蒙·阿隆则调侃地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为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我有意地从当代文学史研究家、艺术史研究家、外国历史研究家和一位外国史学家的言论中抽取了一些观点,但绝不敢断章取义,而是从其整体的理论中抽取其根本的理论观点,把他们作为一个参照系而已。既然其他领域可以作如是观,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不可作如是观呢?在当代意识问题上,我的观念是始终如一的。在我看来,学人如果具备条件,每个人都有自己阐释文学史的观点、视点和操作程序。所以,文学史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笔下呈现不同的面貌、色彩。在最准确意义上阐释历史,都必然具有时代精神、历史个性、史学家的人文性格在。记得去年年初,我拜读北大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我就了解到,林老最初写文学史时,心里想的就是新文学的创作。所以在他的文学史当中,许多价值标尺都是根据“五四”精神判定的。所

以评论界认为,他力图找到古代文学之生命动力,力求为新文学创作服务。这就是我们读林老文学史著作时首先感受到的那种消除今人和古人之间距离的取向。事实上你读林老著作中盛唐诗一章中的描述简直是一首抒情诗,作者把古人的诗心、自己的激情融为一体,于是读者的心随着作者一起激荡,一起进入盛唐诗那自由、开朗、奔放的意境中去,而文学史的本相全然未曾丢失。应该说这是真实的感受。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家在还原历史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己。近二十年来,学界越来越对“教科书模式”感到不满,而越来越强烈地对“一家言”的文学史充满渴望与追求,就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文学史教师,从反思历史角度来说,我认为越来越失去人文性,而日趋工具化,毕竟是文学史教学和文学史编写的败笔。

现在,我们不妨回过头来问一句,文学史是什么?我想,它不应该是一般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吧!按照我的经验,一部理想的文学史应当是文学史家的人格、文化良知、学识、审美力和价值观念的高度结合,应当是对文学历史和文坛巨擘的热情拥抱,应该是借社会历史、生活现实洗刷而变得无比深邃的目光,对文学历史过程和精英作家、民间艺人的人生扫描。没有社会给予的当代生命感悟和当代意识的深切而真诚的感受,也无所谓文学史家的深刻。正是基于这一点,不论我们眼下能否做到,文学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思想家。思想家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总是紧密糅合在一起的,他的历史思考总是和现实思考统一在一起的。因为现实为思想提出问题,思想必与现实和历史结合。而思想又应“大于”历史和现实,因此治史者,其中包括治文学史者绝不能撇开社会现实。只有超越传统才能真正理解、阐释传统,文学史亦然。文学发展的全部历程都是一个被“当下”和“今人”“化”了的

过程。也只有如此,文学之生命乃得以延续。所以,我是把“当代意识”作为自己的一种学术立场,至于其他文学史家自有他们自己的学术立场。

2000年1月